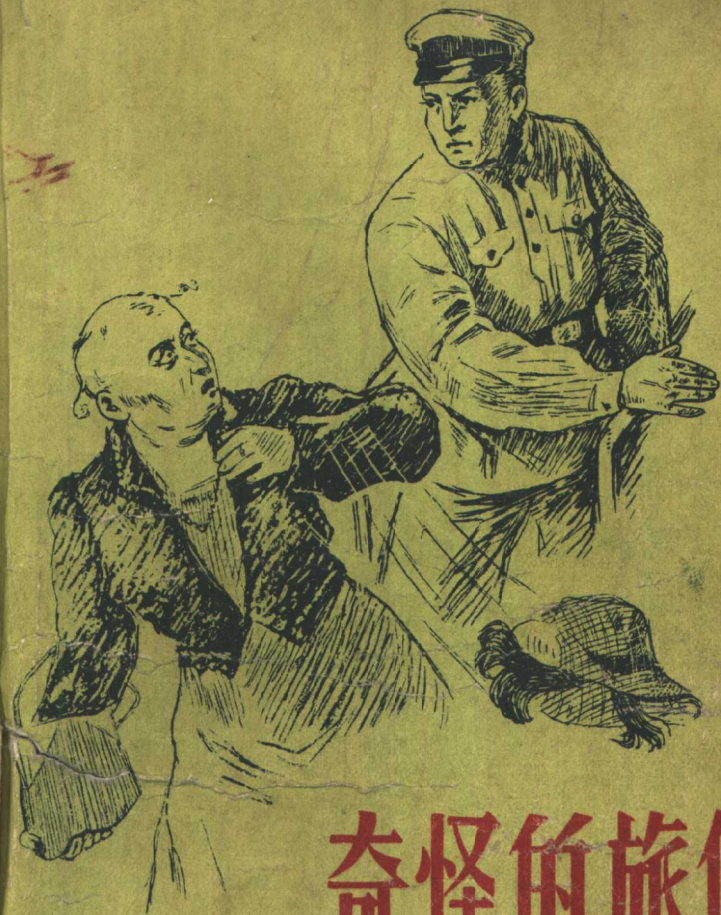




奇怪的旅伴

波·斯柯賓等著

天津通俗出版社

蘇聯反間諜驚險小說

奇怪的旅

波·斯柯賓

天津通俗出版社

目 錄

31

忠言逆耳.....	列夫·林柯夫 (1)
奇怪的旅伴.....	波·斯柯賓 (28)
第三次相遇.....	伊凡·斯塔德紐克 (35)
金剛石.....	羅薩霍夫斯基 (45)

忠 言 逆 耳

列夫·林柯夫著

這個故事發生在謝爾蓋身上，是在兩年以前，並且是那麼突然，使得他所有的朋友和熟人都感到非常驚訝。

這件不幸的事發生後的不久，謝爾蓋從莫斯科啓程到諾里列斯克去了。除了我，誰也沒有送他；因為他的親戚都住在索爾莫瓦；而對於熟人，他甚至沒有把動身的事通知他們。我們坐在北站的餐廳裏，在我們多年的交往中，我們頭一回感到沒什麼可談的。謝爾蓋拒絕飲酒。當播音器通知上車時，我們兩個都很高興；因為這最後的幾分鐘實在太悶人了。

謝爾蓋在上車時，握着我的手，難過地說：“爲了一切……謝謝你。”

無論是他或我，在臨別時都沒有說一聲尋常的“寫信來……”之類的話。從那時起，我一直不知道謝爾蓋在哪兒，並且，我也不力求知道他心裏還殘留着一種什麼樣的感情。在友誼中有一條不成文法：有信任——就有友誼；信任毀了——友誼沒了。

近來才弄清這個不尋常的、乍一看覺得很奇怪的故事是怎樣結束的。有一天夜裏，我爲那本“論金屬動力切削法”的小冊子搜集材料，一直工作到很晚。我細心地審視着斯達哈諾夫工作者們的新切削器和迴轉精削器的像片和圖案，讀着他們的關於新的勞動方法的故事，我不能不回想起我們的“革命原動力”

的第一批斯達哈諾夫工作者。那時，謝爾蓋正是第一個開始在三部萬能銑床上工作的。

我也回想起了我和謝爾蓋怎樣一塊兒去服兵役；服役期滿時，他在西部，我在高加索。後來我們在車床製造學院見了面；念完了二年級，因為衛國戰爭的開始，我們又分別了。勝利後，我們又在那個大學生宿舍裏會了面。

早先，還在工廠的時候，謝爾蓋就倔強和固執得令人驚訝，戰爭使他的這些品性更發展到了頂點。大學裏的小型晚會，集體去電影院和戲院的活動，對於他都是不存在的；宿舍裏出現六絃琴時，他感覺到是災難來臨了。在會上他總是千篇一律地說：學習，學習，學習！假如按他的意思，他得把每個考三分的人都開除出學校。

他總是在製作着一些什麼：在三年級時他改進了一架試驗鋼的堅固性的儀器；在四年級時他設計了一個使鑽孔機床的生產率提高到兩倍的裝置。畢業設計圖案“自動化車間”答辯時被評為優秀。

這個設計圖委託謝爾蓋在莫斯科的一個大工廠裏去實施。不到一年，他被任命為助理總設計師。

一個年輕的工程師還有什麼可幻想的呢？！

謝爾蓋有一點一直使我感到驚訝：他非常孤僻，也許，甚至有點冷酷。有一回，我費了好大的勁，才把他拖到大劇院去看歌劇“聖誕節前夜”。你想像不出有比這更令人快樂的劇，可是謝爾蓋却打起呵欠來了，到第二場時他差不多已經睡着了，演第三場時他乾脆就溜了：“我最好還是去工廠。”

他不曾注意過女人。“博學的工程師”，“優秀的設計師”，“不壞的製圖者”，“幹練的工作人員”——我聽他談到有關女人的就

是這些話。

尤其令人驚訝的，正是爲了女人，他才倒了霉。

我爲小冊子搜集材料而工作到夜裏三點鐘左右。當我正打算睡覺時，忽然從前室裏傳來了鈴聲。

“是電報。”——我想。妻子和兒子在波爾達伏雪拿親戚家休養，這時他們該回來了。

當我開開門後，看到謝爾蓋站在門檻上，我是多麼驚訝啊！

“接待不速之客嗎？”他微笑了一下，“老弟，我直接從車站上來……”

過了一刻鐘左右，我們已經坐着喝茶了。並且，沒等我發問，謝爾蓋就一直滔滔不絕地談着，談着……我也沒有打斷他的話。我聽着他那嘶啞的聲音（他大概在北方傷風了），一邊望着他那被白髮描繪出來的鬢角（過去他的頭髮烏黑如漆），凝視着他那滿是火星的褐色的眼睛（他眼裏的亮星星減少了），我才完全明白了他感受和體驗了什麼……

謝爾蓋 =

二年以前，就在這樣的一個夜裏，謝爾蓋上我這裏來了。他被什麼激動着，但沒有立刻說明這是爲了什麼。我知道他的性格，所以也沒有表示好奇：他願意——他自己就會說。我們不慌不忙地喝了會兒茶，下了會兒象棋（這是謝爾蓋所承認的唯一的娛樂），聊了聊我的事兒（那時我剛剛接過來一個工具車間）和他的事兒（晚上部裏批准了他那具有高度精確性的新機床的設計圖案）。

忽然，他打斷了自己的話，沒頭沒腦地說道：“尼古拉，你想像得出嗎？我開始相信起命運來了！”

我一點也不明白，驚奇地望着他。頑強——對，固執——對，勞動——對，但命運是什麼呢？……謝爾蓋跳了起來，從這個角落走到那個角落，變得異常活潑，開始敘述起白天他所遇到的事兒……

部裏召他去開會。正當他坐汽車沿着公路行駛時，在一條街的十字路口，險些軋死了一個抱孩子的女人。她走着，沒有看到汽車正對着她駛來。謝爾蓋立即煞住了車。女人嚇着了，滑了一下（當時正開始下起濛濛細雨），摔倒了。謝爾蓋急忙從汽車裏跳出，把女人扶起來。

“您沒受傷嗎？小孩沒受傷嗎？”

“維佳，你沒受傷嗎？”母親驚惶地問。

孩子看起來有三四歲，他沒有哭，也不知是他嚇壞了，還是根本就不明白他遇到了什麼危險。

“請原諒，”謝爾蓋很不好意思地說。他只是想：他差點兒沒碰着他們。“容許我送你們嗎？”

天已黑了，陰雲遮蔽了太陽，風揚起了塵埃，搖曳着栽在人行道邊的新生的白楊。

“謝謝……假如這不會給你招致麻煩的話……”

汽車剛一開動，就嘩嘩地下起了傾盆大雨。擋風玻璃被無數滾動着的雨珠弄迷糊了。謝爾蓋打開雨刷，於是，小刷子就從這邊到那邊地揮動着，刷着玻璃。

“我知道，這是‘清道員’。”孩子說。

“對！”謝爾蓋微微一笑。

女人也微笑了。她使謝爾蓋乍一看就喜歡上了。她那高高的額角是那麼潔淨，沒有一條皺紋，眼睛是淺藍的。細細的雀斑佈滿了稍微有點翹的小鼻子。像孩子般地浮腫的上唇上面，有一

些黑黝黝的汗毛。

“而孩子却是一個小茨岡人，看樣子，像父親。”——謝爾蓋想。因為這個不相識的年輕女人有丈夫，他不知怎的感到很不舒服。

“這就是我們的家。”她說。

他們越過了人行道，在入口處停住了。雨下得更大了。這使一羣孩子很開心：他們快樂地赤腳走着，把自製的小船放到迅速地奔流着的小溪裏去。維佳拉住謝爾蓋的袖子說：“你會做小船嗎？”

“小船嗎？我會。”

“真正的小船？”孩子的眼睛由於狂喜而變得滾圓了，“給我做嗎？……”

“維佳！”母親指責地說：“你又在忙自己的玩具了。最好謝謝叔叔，假如沒有他，咱們就會淋濕了。”她望了望謝爾蓋，“請原諒，我甚至還不知道您是誰，叫什麼？……”

“謝爾蓋……我可以上維佳這兒來給他做小船嗎？”

“當然。請來吧！”

謝爾蓋取出筆記本。女人說了自己的電話號碼。

“我姓克拉托娃……”

晚上，謝爾蓋從部裏回來時，一直在追憶着這次的會面。

“我本來應該回家，可是我上你這兒來了。你對這件事的看法如何？”他總結說，一邊收拾着象棋子。

我沒有立刻回答。我點着煙，向陽台的門走去，開開門，望了會兒附近房屋的漆黑窗子。最後一輛電車在岔道口隆隆地響着，轉到車庫裏去了。遠處半空中籠罩着晚霞——那邊是莫斯科。

怎麼回答謝爾蓋呢？我不相信一見鍾情的愛情。

“我想，我應該拯救你。”我終於說。

“甚至於要這樣嗎？你根據什麼作出的結論？”謝爾蓋不滿意地斜視着我。

“對於這，有許多根據。”我決定用開玩笑的口吻來說。“第一，得注意謝爾蓋不看時間多晚，走二十公里上這兒來。而謝爾蓋在八點鐘就應該在工廠裏了……”

“第二呢？”

“第二，我和謝爾蓋交朋友已經不是一年了，他從來沒有愛上過任何女人，現在突然搞起戀愛來了，他很可能幹出蠢事來。”

謝爾蓋繼續在房裏踱來踱去，把兩手揣在背後。

“你由什麼得出我搞戀愛了的結論呢？”他氣惱地問。“我說過，我喜歡她。”

“假如光是喜歡，你就不會在夜裏趕到這裏來……你自己說：她有孩子。就是說，也有丈夫……難道沒結婚的姑娘還少嗎？除了自己的辦公地方，你是哪兒也沒有去過；除了女同事，你誰也沒見過……”

“你不認識她。”

“那麼你介紹一下吧。且說，她是什麼人？姓什麼？”

“克拉托娃。”

“名字和父名呢？”

謝爾蓋茫然了：原來，他連名字也沒有問。

他走到掛衣架旁，猛地取下了帽子。我問了他一聲“到哪兒去？”他用兩個字回答道：“回家。”

要留他也沒有用了。

我喊了他一聲，想讓他叫汽車來接他。他哪兒理我呀！……他步行走了。他一直步行到農村關卡，因為這時附近已沒有出

租汽車了。

頭幾天謝爾蓋沒來電話，也沒有來。我了解他，過了七八天，我忍不住了，親自給他打了個電話。接電話的是值班的女秘書。

“什麼，什麼？”我反覆地問，“您對這個知道得確切嗎？”

竟會有這樣的事：“今天謝爾蓋上大劇院去了！”

看來，這關我什麼事？人家遇見了一個女人，他喜歡上她了。可能，這是一個非常討人喜歡的女人。況且，我還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喜歡他。假如她已嫁人，那更沒有什麼可担心的了。可是我還是忐忑不安：謝爾蓋無論作什麼事都不作一半兒就撂下的。“真的，他可別幹出蠢事來呀！”——我想。

我還想到了一件在我看來是很重要的事，於是，我便到大劇院去了。

爲了怕有緊急的事找他，謝爾蓋曾告訴女秘書，他的座位是正座第九排。我搶購了一張頭等第二廂的票，然後，我環顧四周，找到了謝爾蓋和他的新相識。在昏暗中，我無法看清楚她的臉；戲已經開始了，但我立刻就認出了謝爾蓋。他望着自己的女鄰座，目不轉睛地望着，無論是舞台上或廳裏的人和東西，他都絲毫也沒有注意到。

幕落了，亮起了巨大的枝形玻璃掛燈。觀眾都站起來，向演員鼓掌。謝爾蓋也在鼓掌，但他這時還是只望着她。

我的朋友的女伴很漂亮。她的眼睛被內心的喜悅照得光亮閃閃。她鼓着掌，然後，低下頭來，笑着說了些什麼。他也微笑着，神情是滿意的，幸福的，狂喜的——以前我從沒有看到過他這個樣兒。

觀眾都急忙地奔向休息室，但是謝爾蓋的女伴不願從大廳裏出去。我們的包廂也空了；這時，謝爾蓋想必是受了我的視綫

的吸引，他回過頭來，看到了我。他對她說了一些什麼，便走向長廊去了。我急忙迎他走去。

“事情發展得怎麼樣？我希望，你已經知道了她的名字和父名。”

“老實說，離家有這麼多里路，你怎麼到這裏來的？”他不滿地問。

“心曠我來的，”我微微冷笑了一下。“你的女朋友的確是一個很可愛的女人。處在你的地位，也許，我也會入迷的。介紹一下吧……”

“值得嗎？……‘我擔心，我應該來拯救你。’……”謝爾蓋說得那麼刻薄，致使我茫無所措了。“可以不必監視我們。當密探你還不稱職。”他幾乎是含敵意地補充說，然後，他沒有告別就回大廳去了。

我的情緒變得壞極了，因為謝爾蓋無緣無故地侮辱了我。要知道我的願望只有一個：和她認識一下，看看她是否配得上他，歸根結蒂，只不過是想弄清楚她是什麼人。

但是我沒有離開劇院，雖然我竭力不往他們那裏看。也許，正是因為這樣，我才發現了一件我所最不希望發生的一件事。

在隔鄰的包廂裏，在椅子背後的陰影中，站着一個高高瘦瘦的男人。他的下巴很尖，漆黑的鬍子剪短得跟小刷子似的，眼上邊長着濃密的、漆黑的垂眉。我在哪兒遇到過這個人呢？……

他一邊望着台上，一邊不時地，彷彿是順便地望望大廳。我出於一種單純的好奇心，注視着他的目光。無可懷疑，他是在監視謝爾蓋和他的女伴。

“我到底在哪兒看到過這個人呢？……”——我竭力追憶着，可是想不起來了。

多疑的，迷信的人（這種人在我們這裏怎麼到今天還存在！）認為，禍不單行——災禍一來到，你就只有打開門。我從不認為這是規律，但是發生在謝爾蓋身上的那件事，開始像是某種奇怪的，同時又是各種情況的循序漸進的湊合。

那年的八月底，在一次市黨員積極分子會議的會後，謝爾蓋工作的那個廠子的黨委書記——格洛莫夫，在樓梯上攔住了我。

他問：“你好多日子沒見過謝爾蓋了嗎？”

我回答說，從五月起我就沒見過謝爾蓋。

“你看，”格洛莫夫開口說，“你的朋友近來有點不對頭……怎麼向你解釋這個呢？……一句話，他現在不是那個我們大家都熟悉的人了：過去怎麼也不能把他從工廠裏攆走，可是現在只要一完工——他就連影兒也不見了。當然，我不主張在工廠裏日以繼夜，但是，謝爾蓋也許會弄出什麼不好的名堂來。在政治學習方面，他勉強才上了研究班。他開始借債，逃避同事。過去雖然他也是不很愛說話的，可是現在，他像個蝸牛，鑽到自己的殼裏去了。這樣對於他和對於工作——都是不好的。你要知道，我們現在幹的是什麼工作，就咱們兩個工廠在幹……他搞戀愛了，是不是？你看到他時跟他談談……我親自跟他談過，但我不能使他坦白地談。”

是的，我知道，現在我們兩個工廠的設計部都共同致力於那張非常重要的設計圖，所以在上一個星期日我就決定上謝爾蓋那兒去了，但是因事沒去成。到了下一個星期日，他自己打電話來了：“我想同你見見……”

我們在文化與休息中央公園水上餐廳的走廊上見的面。傍

晚的莫斯科河，佈滿了小船和遊艇，展現出一片奇妙的景色。在船舷旁站着一個孩子，把一塊麵包扔給鷗鳥。這就是維佳。謝爾蓋和他一起來的。維佳盡情地在迴轉木馬上玩，在哈哈鏡室裏捧腹大笑，吃足了冰激凌，然後，他安靜下來了，沒打擾我們談話。

謝爾蓋一句話也沒有提及在大劇院我們之間所發生的事。我就更不願再想起那次不愉快的談話了。

“你能救救我嗎，尼古拉？”謝爾蓋低聲問，想必，他忘了在重複我的話了。他從來沒有那樣愁悶。

“救救？怎麼回事？”

“我需要錢。借兩個月……五千元。我缺少五千元。”

“怎麼，缺少錢？”我知道謝爾蓋生活很儉樸，他的工資和獎金除去生活費外，經常有剩餘的寄給親戚和儲蓄。

“你不大明白我，”他不滿地皺皺眉頭。“別操心，我沒有義務向你報賬，公家的錢我沒有，假如有……總而言之，你不要問我需要這些錢幹什麼，可以借我五千元嗎？”

“如果我一定要問呢？……”

我不明白謝爾蓋為什麼需要這麼些錢。況且他又是說“缺少”。假如不是揮霍，那又是什麼呢？打牌輸了錢嗎？他從來沒玩過牌。做衣服了嗎？他穿得挺好。買汽車了嗎？他有着嶄新的“勝利”牌汽車。

“好，我說吧，”謝爾蓋愁眉苦臉地說，“我要買一所別墅。”

謝爾蓋，這個刻苦的人，這個反對做“物質俘虜”的人，竟當起別墅私有者來了？當時我真一點都弄不明白。可是我突然恍然大悟了……

“爲了他？”我向維佳那邊點點頭。

“爲了他們。”

“她也同意了？”我警覺起來了。

“我說服了她，叫她相信那樣做會更好。她要是找不到房子，……也就是暫時沒法跟丈夫辦離婚的手續。”

“既然這樣，謝爾蓋，你就把一切都談了吧！”我要求道。

“那你就聽着吧，別插嘴。”他回答說。

原來，在我們友誼開始破裂的那個夜裏，謝爾蓋在天剛亮時才到達農村關卡。他僱了一輛出租汽車，逕直上工廠去了。在工作中忙過了五月的漫長的一日，當所有的同事都走了時，謝爾蓋獨自留在辦公室裏，他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到電話機旁……

接電話的是維佳。“謝爾蓋叔叔沒忘了做紙船嗎？……媽媽去買麵包了。……媽媽的名字叫麗沙。……我們沒有爸爸……謝爾蓋叔叔什麼時候來做紙船呢？”

就在那天晚上，他到了他們家。他為維佳帶去了一盒巧克力糖，為維佳帶去了一袋梨，還帶去了玩具小船——當然，也是給維佳的。

“噯，拿這些東西來幹嘛，謝爾蓋？”麗沙不好意思地說。

麗沙的房間不大，但是房裏陳設得很隨便，叫人感覺像在自己家裏一樣。莫斯科近郊的風景照片裝飾着牆壁。

在青年時代，謝爾蓋就很着迷於攝影。此刻，他興致勃勃地細瞧着古齊米諾克綠蔭如蓋的林蔭道，庫巴伏拿的珍珠湖阿爾漢格爾斯克的不可思議的各部調和的建築，克庫齊姆河上的白樺林……

“這是出於同一位名家之手的作品嗎？”

“我照的……”麗沙不好意思地說，她因為受到恭維而很高興。“我在照像館裏當實驗員。”

“怎麼當實驗員？像這樣的東西，甚至可以馬上就拿去供展

寬！”

“要作攝影記者經常得到各處旅行，可是把維佳跟誰留在一起呢？”她回答說。“況且……我現在還沒有一架好的照像機。”

維佳拆毀了小船，才確信裏面並沒有人，而只有彈簧，他非常傷心，便開始吃糖果和梨。最後他往床上一躺，睡着了。

他們久久地沉默着。謝爾蓋想：根據一切來判斷，這個年輕女人的生活是很不愉快的。

“當您出去時，到底讓維佳跟誰留在一起呢？”

“一個人。但是我很少上哪兒去。我把工作拿到家裏来做。我的廚房裏有一個實驗室。周圍沒有鄰居。在這所住宅裏就住着我和維佳兩個：同居的人都上阿爾克奇卡去了。”

“哪兒都不去？甚至連劇院也不去？”

“我愛看戲，特別是歌劇。不過我已經記不得什麼時候去過劇院了。”

於是，謝爾蓋便邀請她上大劇院去。

他們從劇院回來時，坐的是無軌電車，因為麗沙不願意他去僱汽車。而後來，她又不願意他從公路上送她到家。

“這裏已不遠了。別生氣，我想獨自走一會兒。”

為什麼麗沙不願意他送她到家？為什麼甚至連跟他在拐角處站幾分鐘都不肯？為什麼她那樣匆忙？

過了幾天，他們又見面了——就在文化與休息中央公園裏，就在我們坐過的那個水上餐廳的走廊上……

為什麼她很匆忙呢？難道謝爾蓋忘了她應當上鄰居那兒去領維佳？她是多麼疲勞呵，要是謝爾蓋知道的話……她什麼也沒有隱瞞他，她也沒有什麼可隱瞞的，只是她心裏沉痛……沉痛地談到自己的過去和自己的錯誤——唉，那個無法彌補的過錯！

讓謝爾蓋別往任何壞的方面去想吧。她在生活中沒幹過任何不體面的事。她曾經易信了一個人，受了他的騙——這就是她的全部過錯，假如這可以稱為過錯的話。

麗沙望着河面風吹動了她的頭髮，他們沐浴在落日的餘暉裏。她的眼裏充滿了悲哀。

“這個人活着嗎？”謝爾蓋決定問一問。

“是的……他不在莫斯科……他……我甚至不知道他在哪兒……我沒有跟他通信……咱們別談這個了……”

爲什麼她那麼傷心？也許，她需要什麼幫助吧？不，她什麼幫助都不需要……只是由於屋子的主人再過半年就要回來了。應該搬家。可是往哪兒搬呢？

後來，謝爾蓋變得沒有她便不能生活了。他不止一次地想弄清她的丈夫是誰，他們之間發生了什麼事。

“咱們別談這個吧，”她回答說。“以後再說吧……你是那麼善良，我遇見了你是多麼幸福……我跟你在一起多好呀！……”

他跟她在一起也感到很好……

“你知道，尼古拉，我越了解麗沙，我就越堅信她是多麼好：她一直都是很謙遜的，但已經不像我們最初相識時那麼懦弱和悲觀了。彷彿是我們的會面使她擺脫了懦弱和悲觀。在她的身上出現了多少新的品質，她是那麼聰明，樂觀，當別人請她唱歌或彈鋼琴時，她從不擺架子。她頭一個提議在森林裏捉迷藏；當她找到蘑菇時，高興得就像個小孩子似的。……她嘲笑我除了自己的工作，在生活中對什麼都不注意。嘿，要是你能看到的話……你想吧，正是跟她在一起，我才頭一回上特列嘉柯夫繪畫館，上學術工藝博物館，過莫斯科運河……”

不知是誰高聲大笑，使我轉過身去：兩個女人一邊熱烈地

談着話，一邊走到了走廊上，此外，還有一個穿着輕便的運動服的青年人和一個瘦高個兒的男人。

尖下巴，修剪得短短的黑鬚子像一把小刷子，眼上長着稠密的黑垂眉……

瞥見他後，我想起了上一回是在一種什麼樣的情況下看到他。他，當然記不得我了。

就在這裏，我犯了一個錯誤。

“好吧。”我對謝爾蓋說，“我把錢送去。在下星期。這使你滿意了吧？”

我缺乏勇氣再問他的工作情形怎樣、更詳細地了解麗沙是什麼人，以及提醒他要關心她的過去和她周圍的熟人。

四

“我看，你感覺很痛苦……爲什麼你不把我介紹給她呢？爲什麼你不早些上我這兒來呢？”

我揉皺了已熄滅的烟捲，走到窗旁，用力打開凍住的小窗。寒冷的空氣像一縷縷水蒸氣闖入室內。這時已是十二月終了。

謝爾蓋坐在沙發裏，把臂肘支在膝蓋上，用手掌托着下巴。他的臉消瘦了，目光也無神了。

我插上了電壺，從櫥裏取出糖和餅乾。

“還記得在每回小考前嗎？一夜裏我們喝了五壺茶。”

我關上了小窗子，和謝爾蓋並排坐着。“在鳴鐘前，我們都要先看看聖像。——噯，你還愛她嗎？”

“在我這兒，”謝爾蓋用手掌摸摸胸膛，“彷彿有什麼東西被毀了……”

“你的懷疑是從什麼開始的？”